

名家小说自选集

桃花灿烂

TAOHUACANL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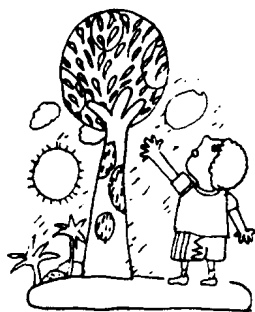
方 方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桃花灿烂

TAOHUACANLAN

方 方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桃花灿烂

方方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河北省迁安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58 毫米 1/32 印张 10 1/4 插页 2 字数 220 000

1996年10月第1版 199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7-5306-1962-4/I·1750

定价:14.10 元



作者小传

方方,本名汪芳。女。1955年生于江苏省南京市,祖籍江西彭泽县。高中毕业后曾做过四年装卸工人。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1982年大学毕业分至湖北电视台,1989年调入湖北省作家协会。现为湖北省作协副主席,专业作家。已出版小说集8部,另有几部亦将出版。

内 容 提 要

这是当代文坛最为活跃的著名女作家之一方方的一部小说自选集。所选的五部中篇是作家各个时期的代表作。作品大都描写当代城市人物的生活与命运。在她的笔下,生、爱、死、梦,现实与荒诞都具有了特别味道与魔力,情节不惊险曲折却能引人入胜扣人心弦。真实、坦率里透出残酷与女巫般的神秘,其作品富有宿命般的深刻。

序

蒋子龙

1

方方是当今文坛上一员活跃的大将。

不知她是否大红大紫过，但她从未被忽视过。

十几年一股劲儿，小说越写越厉害，很少有水货。她的风景便变得神秘莫测了。

有一种近乎女巫的气质，写爱情，话死亡，玩游戏，说梦境，明明是现实主义的，却带有宿命般的残酷和深刻。

2

对现代人的日常生活琐事，有超常的开掘。

鸡毛蒜皮到她笔下全有了特殊的味道。

她的风度是不卖弄，有一种难得的平静正常的自信。

不动声色地裁判人物的命运，也裁判自己的小说。

不追风赶潮。当文坛没有浪潮或需要一个新浪潮时，又把她推成了一种新浪潮的代表人物。

那跟她没有多大关系。她其实还是她。

3

她驾轻就熟地操纵着自己的小说机器，上天入地，东奔西跑，拓展着自己的文学疆域。

她有足够的智慧和幽默。因而不需要花招和噱头，也无需淫丽的夸饰。

语言丰富巧慧，充满意趣和真实感，接近人生。

然而她的幽默后味太苦、太重，过于冷峭。

相反那些比她“侃”得浅，“侃”得俗的小说，更符合大众的口味，大轰大嗡起来。

4

方方的小说虽然很好读，但不是软性的。

她创造的是有肌肉的文学。很容易让人读出一种硬梆梆的力道，小说的筋腱强壮有力。

她有自己独特的创造意识：在小人物的精神痛苦中体现一种大的苦难。

她的笔苦恋痛苦而有力的人生。

从她的思想里发出一种幽光，托出人物心灵的悲剧。

坦率得近乎残酷，一刀下去，人性的许多层面便掀开了。

把生活中的荒诞、悖谬，幽默得入骨三分。

随处可见谈谑之趣。

这并不是说，她的小说写得奇奥难解。

恰恰相反，她的深度在她的原始、本质、朴拙里。

她是用故事思维的，又含有现代主义的机锋。

平和从容的叙事风格；

鲜明强烈的人物性格；

富于动感的环境气氛。

妙思灵透，用灵性激活文字。性情所至，新意时出。不矫情作态，让情采自然闪烁。

甚至不追求精致，而追求一种强烈真实的东西，粗砺，优美。

她的小说里不乏所谓哲理，这哲理又是她的“独家发现”，有血有肉。决不为了向哲理献媚称臣而丢了自己的文学领地。

小说中散发出的魔力，来自她对生活有平实贴切的理解和描绘。

在人们司空见惯的现实生活中构思出惊人的新意。

现实给她提供了无限的想象力，所以她的创作充满生活感和生命感。

有一种大的诚恳。

让人很容易认出生活本身，联想到个人的生命体验。

她的深刻和真实，也得益于这强烈的生命感和人格气韵的魅力。

然而，她的小说又是不驯的。

象她的名字一样，方方正正，有棱有角。

人物或者有“坚挺的自信心和自主力”，或者是游戏人生的一代。

活得轻松而又艰难，似有情，未有真情，苦闷，玩世，自毁，自立。

笔端深入到现代人最隐秘的领域，又不以渲泄人物的隐私来煽情。

面对矛盾混乱的世情百态，她用得最多的是：

轻松的谑笑，

尖利的讽刺，

新鲜强烈的感悟。

面对方方本人，她随意抛洒的才华中充满阳光：开朗，机智，随和。

无论到哪里，是个很容易受到欢迎的小才女。

面对她的小说则没有这般闲适。

她不会让你心无所动的，不会让你太舒服。

作者好像活了很久很久，已经成精了。

然而投入创作时却又有一种无畏的生命激情，那坚硬而闪光的才能，穿透了现实的乱象。

给人以精神上的震慑。

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却使小说变得沉重而复杂了。

1993.6.8.

目 录

序	蒋子龙(1)
白 梦	(1)
白 雾	(62)
船的沉没	(112)
黑 洞	(183)
桃花灿烂	(233)

白 梦

一

那天，家伙刚穿上那件黑毛衣，就觉得整个儿不对。那小贩忙说：“真正的日本货哩。”家伙说：“不晓得从哪个日本死人身上扒下的。”小贩说：“没那么巧。我这儿八十四件中就十三件有血污，早卖了，连一分钱也没便宜。”

家伙脱下时，发现衣领上有块血疤之类的什么，忙把眼一闭，心说，我可什么也没看见。便走。小贩连说几句“喂喂，你重要个价吧”，她也没理。

心里便老有一件黑毛衣挂着。去到街上，还觉得满街来来去去流水一般的活动衣架上都套着件黑毛衣。家伙左眼零点一，右眼零点二，对世界的认识很少有清楚的时候。电视剧部主任老吴常提醒她弄个眼镜挂脸上。还举出美工大牛和灯光皮匠双眼皆一点五都忙不迭配眼镜的例子来说明戴眼镜的重要。家伙告诉老吴，大牛近期正研究模糊美学，所以配了二百五十度眼镜。皮匠则是想让人第一眼便能识出他已经拿了一个什么大的大专文凭。家伙又说我若戴了眼镜，把世界的底细看得个一清二楚便会不认识了自己。也不晓得自己究竟是在

干无聊的事还是在干无用的事。老吴没听懂。却也有所启发。第二日即去配了眼镜。老吴没文凭，常牢骚说把事情干得花团锦绣也没什么指望头。接下便后悔不该初中没读完便急急忙忙跑出去闹革命。

出了街口，小腹便有所胀痛。家伙有慢性肠炎，总在关键时刻来点情况。兼之昨日在药厂拍代制片，好鱼好肉乱填了一气，夜里虽只起来过五至六回，却是把临去前厂里赠送的一瓶黄连素推销了个干净。谁料一瓶的阻挡力竟是不足。家伙想那药厂的厂长真是能干透顶了。

家伙抬着头步伐匆匆地寻找厕所。在大都市里干这事总是很难。这同农村比有着明显的城乡差别。在那里猪圈的隔壁老给人留一个位置。即令猪在板缝里垂涎三尺地哼哼哈哈让你惭愧得拉不出什么，却也毕竟给你一点希望。尤其是猪圈几乎家家都有这一点足以让城市人欣喜若狂。有一回一个朋友不断向家伙苦诉彩电难买。家伙问：“有没有在闹市里找厕所难？”朋友想想，终于说“没有。”果然不久买到了电视。

而家伙现在还没找到那蓝色的指示牌。家伙认识一个油漆工，他是个业余诗人，特别喜欢蓝色。常见他笔下有“蓝色的微笑使这爱焕出蓝色的温柔”抑或“灿烂地走来我那蓝色的梦。”家伙老觉得那个蓝色的厕所指示牌是他给涂的油漆。有一回还对他说啊人们蓝色地蹲下。

难受得浑身紧张时，遇到一家小卫生院。家伙想医生护士总归是要方便方便的，便自信地进了去。看门的老头挺不怀善意地盯着她。盯得家伙觉得那老头宛如《黑三角》或《405 谋杀案》里一个什么侦察科长似的。忙掏出五分钱挂了一个号。起

先大叹亏了。后又想三年前在上海进厕所也还买过两分一张的“门票”，而眼下满天涨价都在瘾头上，“门票”涨上五分实在也只不过份。心下便立刻坦然好多。

出了厕所，方发现那号上写着“内科”。便想昨天吃了药厂的鱼肉，也该为它一效犬马之力方是。即去了内科门诊。

医院历来热闹。全然可与节日的商场、公园、火车站以及什么个体户一条街媲美。这风景立即让家伙想到那年在江南见的“打一场计划生育的人民战争”的标语以及庵院寺庙墙上贴的“只生一个好”的口号实在是收效不大。家伙不顾自己在家是老八的地位而痛恨那些无视指标而纷纷出笼的孩子，一个宁静的世界就是被他们搅得乱哄哄。万事万物，多了便贱。人亦是。医生护士便象吼小动物般地把病人吼得不再敢病。这动物还得排除熊猫金丝猴及华南虎那些珍贵一点的。

两个男女医生对面而坐。家伙溜进去，想趁其不备把号牌摘到前面。家伙不是存心要插队。她的确有些事。她下午要去采访一个女孩子。那女孩的邻居是个大学生。偷窃第五十三回后被抓获。不知什么原因，所有人都希望那女孩去爱大学生。动员她用爱情去感化那个并没进行第五十四回偷窃且有可能变为金不换的人。还列举了北京上海哪个哪个姑娘就敢反对偏见大胆同一个流氓或诈骗犯结婚的例子。有知情者提醒女孩子这么一来便能成为三八红旗手或者什么会议的代表。那女孩还在犹犹豫豫着而报社记者已将三千字的通讯写好了。只等女孩说同意便发头条。老吴极善抓现实题材，闻说此事，马上指示家伙采访。感慨这回总算可以搞出个在全国拿大奖的片子了。

男医生正拨弄病人口腔。女医生听着一个小孩的心脏。男医生说：“张嘴。啊——。陈大夫，你儿子这回总分考了多少？”女医生说：“四百多”。男医生说：“有希望吗？”女医生说：“不要紧，教育局我有熟人。”“肯帮忙？”“他敢不帮？他乡下丈母娘得了癌全靠我开药开到他名下。把衣服穿上！”男医生说：“那是不能白开了。扁桃腺发炎。”

两人均低头写得处方笺上龙飞凤舞。家伙正欲上前递上号，只见进来个细高个。细高个行至男医生侧，大巴掌一拍肩。“吴猴子，给开点药。”男医生另拿一处方笺，问：“开什么？”细高个说：“乌鸡白凤丸。”“多少？”“五盒。”“叫什么？”“哟，忘了问。我同学的一个亲戚。算了，写我同学的名字，刘大飞。反正能报。”“男的？”“男的。”

细高个一转脸时，看见了家伙。迟疑几秒，问：“是……家伙？”家伙想了想，说：“是……丝瓜？”两人便都笑了。丝瓜说：“有十年没见了。看病？”家伙说：“想开点药。”丝瓜说：“要什么？”家伙说：“黄连素。”丝瓜说：“吴猴子你再给来一张。光黄连素？”家伙说：“就这。”丝瓜说：“吴猴子你再加两瓶膏子药，瓶子要清爽一点的。”家伙说：“我不吃膏子药，腻。”丝瓜说：“到水管子里一冲两个清清爽爽的空瓶子。反正报销，怕什么？！”

男医生把处方笺递给丝瓜，问桌子一侧的病人：“你怎么啦？”那病人说：“你说是扁桃腺发炎。”男医生怔了怔，方低下头寻出写了一半的处方笺。刷刷地又画了几笔，递给病人。又说：“下一个。”

家伙觉得所有医院都擅长医治一种病。这便是性急病。一

进了那门，便开始了疗程。挂号，排队；就诊，排队；划价，排队；交款，排队；取药，排队。五大疗程，一次不能幸免。若化验，拍片子，做超声波之类，便还得几个回合。唯一缺憾是医生本人皆性急。三两分钟高速打发一个病人。这说明整个医治性急病的疗程不十分完美。为此，患者没法断根少不了还得都涌至医院。

有丝瓜，自然一切皆如瓦解冰消似的快。三个窗口呈蛇形。老烟囱！二虾！花卷子！丝瓜三声叫，便见大瓶小瓶到了手。

丝瓜说：“到我那里坐坐。”家伙说：“你干嘛行？”丝瓜说：“X光。”家伙说：“人不会少吧？”丝瓜说：“让他们等，反正死不了人。”又问：“你在哪混差事？”家伙说：“电视台。”丝瓜说：“呀，你好大的路子。”

果然见八九人等得一脸愁云。见丝瓜便有人叫：“来了，来了。”丝瓜说：“叫什么叫？！”那人说：“等了半个多小时了。”丝瓜说：“昨天吃了辣椒，上火拉不出屎，只等了半小时是你们的福气。”

唏哩哗啦地很快照完八九人。两人便坐下聊天。喋喋呱呱地谈中学同学。秃三结了婚，得了个儿子，在老婆面前从此就象龟孙；四眼当了小学老师，总是布置多得不得了作业，惹得小学生叫他“四眼狗”；香秀得癌症死了；活鱼被汽车撞断一条腿后便找路子去了体委；王娜娜入了党调到市妇联工作，总是作报告号召少女把爱情献给残废人；齐小静的姨妈在婚姻介绍所，几乎让她见了一个团的对象。最后真的挑了个团长。那团长刚死了老婆，说自己不久会提到师里。最后讲了团

支部书记田贵生同他一个堂叔的小姨子结了婚，去了香港。那女人五十五岁，不过看上去才四十岁左右。

“不过，除了田贵生以外，都不如你。”丝瓜说。又说：“我记得你家不是高干，怎么让你搞进了电视台？”家伙说：“捞了张大学文凭。”丝瓜说：“不是说大学生都要分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吗？”家伙说：“哪里，大多数都留在城市。”丝瓜说：“你是哪个路子进的电视台？”家伙说：“没路子。我发表了几篇小说，电视台就点名要了我。”丝瓜说：“这话只有鬼信！放心，我不会找你摸路子的。我姐夫的弟弟的老丈人在省委做事，经常见得到省长。要办什么事一句话就行了。你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家伙说：“好的。”

家伙要走，丝瓜说：“再坐坐，难得碰到。”

便又再坐。

丝瓜说：“你爱人在哪里工作？”家伙说：“我还没结婚。”丝瓜说：“啊！还没结婚？！”家伙说：“怎么啦！”丝瓜说：“快三十了吧？我记得你只比我小几个月。”便很同情地叹了口气。又说：“我替你留个心。不过，你也不要自卑，在离过婚的男人中还是可以碰到好人的。”家伙笑了笑，说：“行呀。”便问丝瓜：“你爱人在哪里工作？”丝瓜说：“菜场。肉案组当组长。要买排骨，新鲜鱼，给我打个电话。52369。保险给你留最好的。”家伙说：“好咧！”

丝瓜留着家伙吃完中饭，又一直把家伙送出大门。临了说：“有那种……那种内部录像，带我去看几场。”

家伙一路琢磨“那种”是什么种，便想汉语实在深奥和奇妙。